

凡人脸

■王国海

语调声里王老师

王家瑞老师,是当年我在夹灶中学三年初中的班主任。他1927年生,1987年带完我们这一届,就退休了。本来身体挺棒的他1997年被车相撞,留下严重后遗症,2002年6月17日辞世。好人,怀念的人自然就多,话说“先生已逝,音容宛在”,耳边不时回响起王老师的语调声,一幕又一幕的往事涌现……

他身体很好,在绍兴县中读高中时,是学校篮球队主力,控球投篮,手臂灵活;跑跳闪挪,步伐矫灵。那时条件艰苦,学校组织篮球比赛时,凑不齐两种不同颜色的球衣,只好让一队队员穿着款式颜色各不相同的“球衣”,另一队不穿球衣赤膊上阵,好让裁判和观众识别。他是赤膊那一队的,赢下了那场比赛,后来被他的校友们称为“赤膊五虎将”之一。在课堂上,他一边翻飞着厚实而红润的手掌,一边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,笑声爽朗,语调声里的王老师,激情飞扬。

他从工作到退休,一直教语文,内容与方法早已滚瓜烂熟。他家住绍兴市区,离鲁迅故居百草园两里路,讲起课本中的鲁迅、闰土、孔乙己、周总理、蔡元培、秋瑾、徐文长等绍兴人,他如数家珍,娓娓道来,课外干货特别多。北宋文学家苏舜钦每次喝酒,都要以好书助兴。据说看一天书,要喝美酒一斗,其中常用来下酒的“佳肴”便是《汉书》。王老师擅长讲述古文,随着文章情节而抑扬顿挫,一如“汉书可以下酒”。这书,便是那一篇篇古文;这酒,像他爱喝的绍兴老酒。每每这样的此情此景,语调声里的王老师,醉美陶然。

作为我们三年初中的班主任,他经常把人生哲理及社会教育融入生动的故事里,让同学们一听难忘。有一次他讲到,社会和人生都无法十全十美,每个人心里应有一根“大体上过得去就可以”的准绳。他举例说有这么一个人譬如叫张三,听到大家在称赞一只小白兔雪白可爱,就愤愤不平地说,你们不要光看到兔毛毛雪雪白,它的身子上有好几个斑点呢,说罢,就大口吹气,吹开兔毛毛,果真给找到几个斑点,接着一本正经地向大家,我张三说得对吗?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,然后王老师说,这个就是成语吹毛求疵的故事。多少回这样的时刻,语调声里王老师,幽默风趣。

他很喜欢我们这班同学,为我们班报《学友信息交流》题名,有时分点城市里才有的糕点给我们吃,这既有我们的稚气带给他的欢乐,也有他最后带班的情结。为人低调的他经常说,你们这班同学前前后后66个,是个大班,以后要相互帮助共同提高。1985年隆冬,班上同学徐慧芬随父母去武汉上学定居,要离开我们班级。那天上午王老师说这件事的时候,说话明显偏缓涩滞,异于平常,教室里的几个调皮蛋学生也安静乖乖了。这样的时刻,语调声里的王老师,满是不舍。

1990年,我去绍兴看退休在家的王老师。那天秋高气爽,他带我到大禹陵参观,我们在1986版《西游记》“唐僧百步朝圣”的拍摄地——大禹陵殿堂台阶前合影留念。随后参观景区照壁的石刻时,看到有一个“贪”的怪兽雕刻,他说,人啊,要做力所能及的事,要知足,不要像这个“贪”怪兽(不满足人间的宝贝,还想要天上的宝贝,结果从云端上摔下来,摔死了,啥也没了)。驻足讲解这个典故的时候,语调声里的王老师,语重心长。

语调声里王老师,您是我们同学共同的怀念,愿您在天堂里天天打篮球,品古文,喝老酒……

长相忆

■陈涌涛

亦师亦友陈兴龙

在我不长的读书生涯中,遇到过多位好老师,让我最难忘的,是高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。

开学后的某天,上课铃响,沈校长领进来一位新老师:国字脸,细长眼,唇上一抹美髯,头发浓密而略卷。他站了会,不作声,拿起粉笔,在黑板左侧由上而下重重写下三个大字,转身,眼神炯炯:这是我名字,我叫陈兴龙!那年,陈老师三十五岁,我十七岁。

陈老师脸颊方正,不怒自威。他藐视各种陋习谄佞,富有正义感,看不惯时,爆个粗口,“娘希匹!”领导也惧他三分。但他色厉内柔,待人感性,平常一副旷达豪爽样,谈笑风生,平易近人。在任班主任的日子里,他传导给我们的,除了快乐,就是亲和。

不久,他因病回县城休养,后调任县教育局政治教研员,在培养教师队伍的岗位上敬业奉公,直到退休。

那个年代,读书不吃力,课外无所事事,看着头顶的太阳消磨时光。一天,我和永祥等同学自镇上返校,途中见村民捉一大蛇,杀之取皮,剩余欲喂狗。沛根直呼可惜,怂恿建南用草绳缚住拎回学校,盐水煮了吃。这就闯了祸,全校通报,纪律处分。作为班主任,陈老师顶住压力,也就象征性批评了几句,我们心存感激,确立了他在我们心中的“江湖”地位。

七十年代有阵子我比较空。有时无聊起来,兴之所至,四处串门。沿西河路、体育路经市中心路往南,就是人民医院大门了。夏天,医院内树影婆娑,南墙边一排家属宿舍,平房,简陋。师娘是资深妇科大夫,陈老师在此得以有个家。一个男孩坐在矮凳上做作业,陈老师喊他站起来,叫我“哥”,我大受震动,那一刻,我在心里把自己当作老师的家人了。

后来,他搬了新居,在人民路,二楼,有个小走廊,进门靠左是厨卫,比正房低两级台阶。

那时我常光顾,一副“熟人要亲”的良好自我感觉。

见有人来,他俩一阵忙乱。师娘泡茶,老师开始削苹果,削好的苹果开水烫着,到厨房用一根小指头勾着毛巾拎到我手中,说:“曲嘛曲嘛(吃吧吃吧!)”小指勾毛巾的动作又夸张又好笑。

然后坐下聊天。他点燃一支烟,就像安徒生的小女孩擦亮火柴,充满了能量。——建华前几天刚来过;园园谈朋友了,你知道是谁吗;伯林和秀岐参军,部队在上海呢;张英当校长啦;金龙从北外阿语系转到英语系了,谁谁……我不知道,他全知道。他不停地谈,嘻嘻地笑,嘴角泛出细细的泡

沫。

陈老师博忆强记,观四方而呼八方。多少年了,还叫得出全班学生的名字,闲谈间,会适时把话题引向双方的关注点,绝无冷场之虞。

一次蛟龙自杭州来找我,路遇陈老师,三人去市中心桥旁冷饮店喝牛奶和冰镇绿豆汤。毕业后,这样的机会难得,我们谈论各自近况及学校旧事。蛟龙嗓音浑厚,兴奋起来,声量渐高。他是全校公认的男高音。哪料陈老师居然比他还大声,仿若一与学生接近,便忘了年纪和身份。旁人掩嘴而笑,笑他奇怪的腔调,并对他的相貌窃窃私语。

要结账了,陈老师从兜里掏出皮夹子,“啪”放在桌上:“巧(钞)票我来付!”

担任教研员后,陈老师致力于课程改革与教学研究,参与将统编教材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题,通过公开课观摩,听课访谈,了解基层第一手资料。但凡他认为某位老师有潜力,便积极向教育局建议、疏通,东奔西走,不惜翻脸拍桌子,尽其所能为他们的提拔与调岗鼓与呼,给青年教师创造更大的施展空间。

2006年10月,陈老师首次被查出罹患肿瘤,同学们都很震惊和难受。尽管他始终乐观面对,顽强与病魔缠斗,挺过多少生理和精神上的折磨,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。2013年4月7日,陈老师与世长辞。

据全程参与丧事操办的沛根告诉我,吊唁之人,里外三层,竟有汹涌之势,无不奔着先生人品而来。

岁月会冲淡过去的每一天,任何精彩,都将被经久的磨砺而变得平庸无感。但在我看来,那个在黑板前挥动粉笔的陈老师是永恒的,他注定要在那一刻起,以一个令我们尊敬的有趣灵魂,留驻在我们的心里。

师生情

■金文

租车摊边师生情

上世纪80年代,萧山文化馆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搭建了一座逐梦的桥梁,邀请了戴增胜老师定期开设声乐培训班。每到开课的节假日,萧山城乡的声乐爱好者们满怀热忱,奔赴这场音乐的盛宴。在众多学员中,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的身影——中学语文老师徐益欣。他身材伟岸,举手投足间尽显谦逊,温润的性格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,更重要的是,他拥有一副令人赞叹的男高音嗓子,对声乐怀揣着炽热的追求。

一个寻常的培训日,戴老师如往常一样,早早乘坐公交车来到萧山。沿途正好经过徐益欣父亲在萧山凌家桥摆设的自行车出租摊,只见徐益欣正站在摊位前,认真地替父亲守着摊。

戴老师悄悄地走上前去,自然而然地站到徐益欣身旁,陪着他一起守摊。两人一边留意着摊位的情况,一边轻声聊起天来。从声乐学习中的技巧难点,到生活里的琐碎日常,话题不断切换。阳光洒在他们身上,勾勒出一幅宁静而温馨的画面。直到徐爸爸忙完其他事务,匆匆赶来接替徐益欣,戴老师才和徐益欣一同朝着文化馆奔去,继续这堂“难忘”的声乐课。

时光匆匆,如白驹过隙。在戴老师悉心指导下,徐益欣的声乐技艺日益精湛,逐渐在萧山音乐界崭露头角。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现,一步一步成长为萧山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同时,深厚的文学功底助力他在媒体行业也闯出一片天地,成为一名知名的媒体人。事业上的成功并未让徐益欣忘记初心,他始终铭记着戴老师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给予的爱护与培养。

1991年5月,徐益欣在杭州市第五届“三江”歌手“千岛湖杯”大奖赛中大放异彩,一举斩获演唱一等奖。比赛结束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第一时间将奖状复印好,郑重其事地送到戴老师处。在复印件上,他工工整整地写下:“感谢您!戴先生。”这简短的六个字,饱含着他对恩师多年教导的感恩之情。

多年后的今天,戴老师依旧珍藏着那张奖状复印件,每当说起这段往事,他的眼中总会泛起感慨的光芒。在他心中,徐益欣不仅是一位声乐条件出众的歌手,更是一个孝敬、朴实的好孩子。而徐益欣,也始终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恩师的敬重与感激,这份师生情谊在岁月的长河中愈发醇厚,成为浙江文艺圈里一段温暖而动人的佳话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艺爱好者在逐梦路上不忘师恩,砥砺前行。

公 示

为加快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,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,完善单元内电力系统网架,合理指导地块开发建设,拟对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单元(启动区)HZLK0504-03、HZLK0505-09地块进行详细局部调整。

规划项目位于临空经济示范区西南部,HZLK0504-03地块范围东至规划广场、南至园地、西至工业用地及农居、北至规划奔竞大道,用地面积1.69公顷;HZLK0505-09地块范围东至规划公园绿地、南至耕地、西至创业路、北至红盛路,用地面积约为1.34公顷。

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:

	地块编号	用地代码	用地面积(公顷)	容积率	容积率(%)	建筑密度(%)	建筑高度(米)	配套设施
调整前	HZLK0504-03	10010101	1.69	2.0	30	35	36	
	HZLK0505-09	1303	1.34	-	-	-	-	110KV互通变-1/220KV枢纽变-1
	HZLK0504-03-01	1303	1.20	-	-	-	-	220KV枢纽变-1
调整后	HZLK0504-03-02	1401	0.49	-	-	-	-	
	HZLK0505-09-01	1303	0.40	-	-	-	-	110KV互通变-1
	HZLK0505-09-02	10010102/100102	0.94	2.0	15	55	36	

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,现定于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9月15日在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东大厅、红山农场宣传栏、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和萧山日报进行公示,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9月14日前来电或书面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。

萧山分局电话:0571-83982326

地址: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(育才北路508号)

邮编: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:0571-82928069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: <http://ghzy.hangzhou.gov.cn/>

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
2025年9月5日

尖尖角

■曹思远

“严厉”的新老师

新学期开始了,第一天报到,我就早早地到了学校。

一进教室,我就感到不太对劲。同学们都埋头整理着课桌,交着暑假作业。

班主任是新面孔,目光扫视着每个学生。我想,“这个老师肯定比较严厉,不然,同学们不会一言不发呀。”

“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新班主任——卜老师,有些同学可能听高年级的同学说我是‘魔鬼萝卜’。如果,我听到你们这样叫我,我要罚你们做一套试卷。”新学期第一节课开始,新任班主任就这样向我们介绍自己,这让所有同学都倒吸了一口冷气——看来接下去的这一年不会好过了。

正当我们恐惧不安之时,老师的声调突然高起,“那位同学,不要玩笔,把笔交上来!”仅仅过了半分钟,新老师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。这让我对她严厉的印象又加深了一些。

不过,两周后的一件事,让我对卜老师的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。这一天,我在自习时把作业都做完了,没事就无聊,情不自禁地和旁边的同学交流暑假中的趣事,俩人越讲越起劲。

老师走到我们旁边了,我们还眉飞色舞地说着话。老师轻轻敲了下课桌,我们才发现老师已站在我们面前。我立刻变得心惊胆战,心想,“不好,这下肯定要被惩罚了,如果仅仅是加做作业,那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”正当我惊恐万分之时,老师把我轻轻地拉到一旁,然后给我一本关于科学的书,她这个举动让我十分诧异。

我疑惑地看着老师,这时老师发话了:“你虽然作业做好了,可别人还没做完呢。来,这是老师给你买的书,我知道你喜欢有关科学的书,所以特意给你买的,希望你可以在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。既提高自己,增长知识,又不影响他人。”听完老师的话,我瞬间热泪盈眶。我抬起头,望着老师,看到的不是一张严厉的脸,而是满含慈祥的微微一笑。

俗话说: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卜老师的殷切关爱,就像一盏永远亮着的灯,照亮着我的前行方向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,报答老师的殷殷期望。

职场事

■戴琴雅

奇才王副总

王副总是上个月打的辞职报告,这件事本来没人知道,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有江湖的地方就一定有八卦。

这大八卦从保洁西施吴燕子那里一传出,整栋大楼就立刻炸了锅,原本的静谧严肃没有了,每个人都在担心,这个掌管公司九大部门根深叶茂的王头一旦离去,天塌下来会不会砸到自己?

大多数人还是抱着乐观态度,把王副总的这次反击,看成是对公司没有兑现股权激励的回应,有几个和王副总不对付的也心下窃喜,和珅都有落马的时候,何况你一个给人打工的王副总?

至于位高权重的副总宝座,虽然诱惑很大,但没人敢去想,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还远远达不到王副总那种行行精通、件件资深、八面玲珑的境界。

奇怪的是,两个多月过去,公司居然一切运行正常,虽说总裁的坐班时间比以前明显多了,但是九大金刚各自为政,把每个部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总裁只要每天九点准时上朝,批示一些方针性的决策文件,下午照常是自由活动。

“原来没有王副总,做老板还是可以这样轻松的。”这让总裁很开心,如今这年头,每年省下百万薪水,也是好事一桩。

四月财务经理安娜离开了,五月生产经理李斯也请求另谋高就,有了上次的经验,总裁签辞职信的速度很快。他在心里说,“这个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,连王副总我都不惧,还怕少了你们这几根葱?”

但这次还真的不一样。

首先是李斯这边,很多工艺配方都是他独立完成的,下面那个副经理只知道画虎要画须,至于往上翘好还是往下撇好,他就不晓得了,弄得生产现场常常是这单报废还没处理那单又开花,成品仓库频频告急。

这样一来,销售部不干了,我们辛辛苦苦跑回来的业务,你不按期完成还有一堆托词;采购部门说,采购计划已经完成,涉及的稀缺原材料要突击调货肯定来不及,要不就高价从同行那里收购。主办会计一想,反正上面也没个头儿,卖个人情还可以在将来晋升调查中多张人情票,大笔一挥,款子打了出去。

几个回合下来,已经把总裁折腾得夜夜失眠身形憔悴。

万般无奈,他拨通了王副总的电话,王副总听后抿嘴一笑,“老板,走之前我不是跟您讲过九大部门要靈活掌控,用人得用在刀刃上吗?这样,您让工艺周明去生产部,审计李响去财务部,我保证您立马灯火通明。”

挂下电话,焦头烂额的总裁感慨:“唉,这王副总离开都半年了,对公司的人事居然比我这个天天坐班的还清楚,奇才呀,当初真不应该让他走。”

让总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这周明和李响,正是王副总的两名心腹,雪藏在公司已经很多年。而安娜和李斯的出走,也是因为有着良好的职业背景和工作能力,已经被王副总带去了新公司,好在,这王副总还算有点良心的,给前老板提前布局了梯队计划,只是,总裁只顾逍遥,没有细心观察。